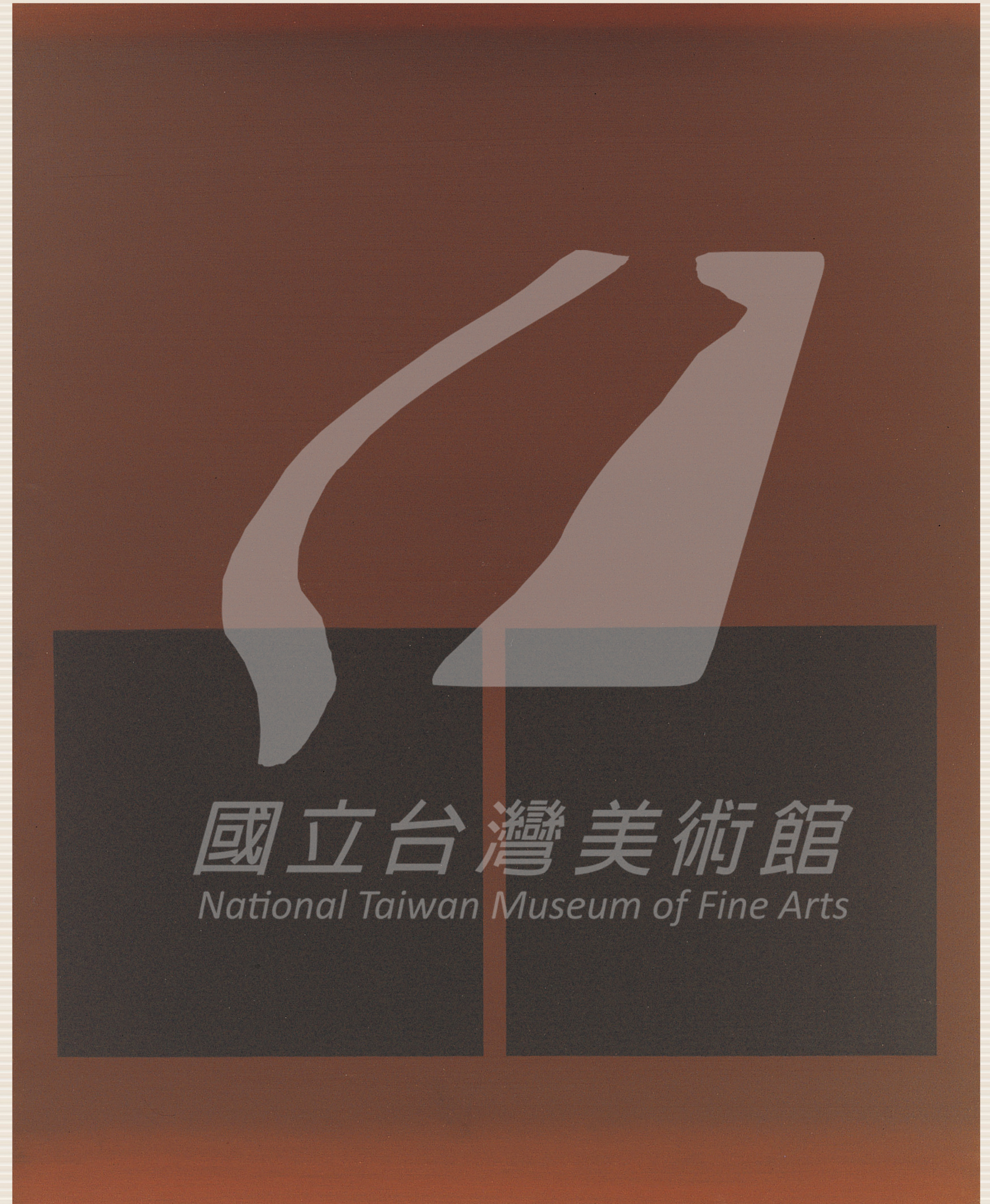


二、遠離故鄉，倫敦學藝

誕生於全臺唯一宮保第的林壽宇，身上有著先祖的貴族榮光。在日治時期接受日本旭小學教育，1949年出走臺灣，赴香港就讀拔萃書院完成高中教育，1952年赴英國，最後畢業於倫敦綜合工藝學院，研習建築與美術，與臺灣白色恐怖絕緣。畢業後因無建築師執照，以繪畫為業，在英國嶄露頭角。

(左圖) 林壽宇 Two Black Squares 12-January 1960 油畫 127×102cm

(右圖) 1992年林壽宇母親八十大壽，母子倆合影於霧峰林宅宮保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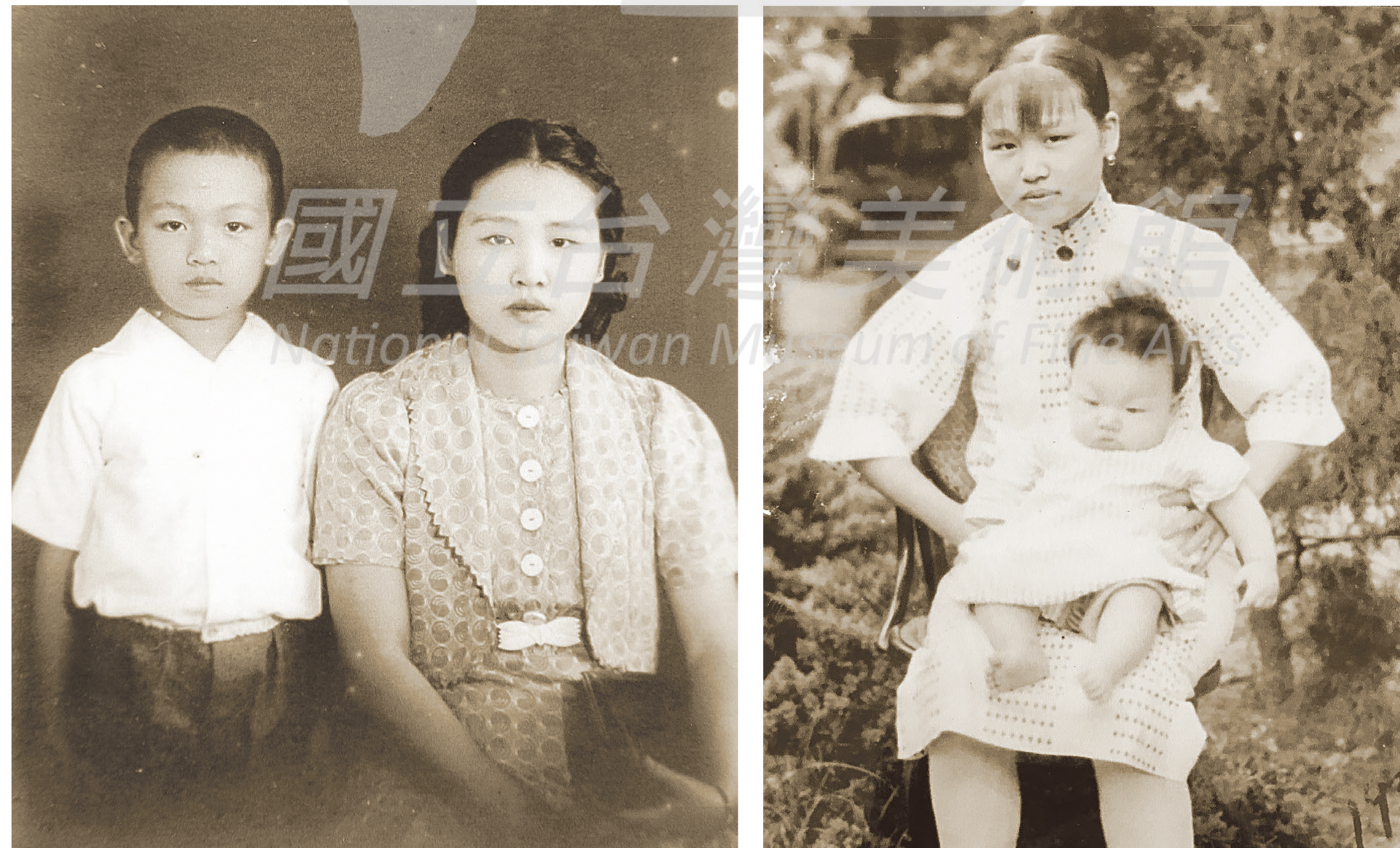


將門之後，誕生唯一宮保第

林壽宇的高祖父是下厝林文察、曾祖父林朝棟、祖父林瑞騰，父親林正霖出生上海；母親為王克純，北京人。她的出身家世相當顯赫，父親王大貞，在清末任農工商部員外郎，宣統元年（1909）曾隨海圻、海容兩軍艦巡視南洋，撫慰華僑，兩艦由吳淞起輪，途經香港，赴新加坡、巴達維亞、三寶壟、泗水、巴里、坤甸、日惹、望加錫、西貢等埠。兩家聯姻是親上加親，早先王大貞曾娶林朝棟女兒為妻，妻去世後他再另娶，他們所生的女兒即王克純，嫁回林家，猶如一份大禮送進夫家，兩人都是將門之後，是門當戶對的一雙璧人。

1933年，林壽宇出生於全臺獨一無二的下厝宮保第。終其一生，他的命運牽繫著剪不斷，理還亂，家族政治的千絲萬縷，宮保第彩繪的門神，不言不語，兩百多年來似乎默默護持著林家幾番的生離死別。

【左圖】
林壽宇唸小學時與母親王克純的合照。
【右圖】
母親王克純抱著年幼的林壽宇合影。



在臺灣有誰能誕生於宮保第？唯霧峰林家下厝的族人後裔，多麼光宗耀祖的「宮保第」官匾高懸堂上，彷彿宣示著大清盛世的國威皇恩，那是林壽宇的高祖父林文察以三十六歲的雄姿英發為國殉身後，宮庭下詔從優撫卹，追封「太子少保」的尊貴榮銜，准予建立專祠。

宮保第在中國傳統中是皇太子老師宅第的尊稱，唯有被封為太子太保或太子少保，才得以享用。全臺首座的宮保第是面寬十一開間的五落大厝，是臺灣規模最大的清代官府宅第，於1850年初建時，只是一座三合院單一護龍的古厝，在1870至1895年間，才由子嗣林朝棟拓建完成，為燕尾翻飛、氣勢非凡的院落。

官紳仕家，濡染東西新文化

林壽宇出生時，林家頂厝的林攀龍前一年才由德國學成歸國，成

林壽宇90年代時攝於霧峰宮保第正門前。





霧峰林宅宮保第的匾額。
(吳玫萱攝)



立「霧峰一新會」，這一年才舉辦第一回夏季學校及新義塾開學。林攀龍為林獻堂長子，自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，又轉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宗教、哲學，再赴法國巴黎大學與德國慕尼黑大學完成哲學與文學課程。一新會每週舉辦定期講座、讀書會或夏季講習會，引進許多西方近代思想及科學新知，也舉辦運動會、歌舞表演會及電影映賞會，鼓舞許多婦女參與。而一新義塾則教授漢文，如四書、尺牘、古文析義等。以林家族人及霧峰庄民為主要會員的一新會及一新義塾，引領了30年代新時代的風氣，開拓了臺灣的新文化，在1932至1937年最為活躍。

林壽宇幼年便浸淫在一新會的新時代氛圍中，濡染東西文化，幼小的他身為林家的長孫、長子，深得祖父及雙親的寵愛，他兩歲時即被抱在馬上學騎馬，身邊也有一位隨從，時時幫他料理一切，如擦皮鞋或擦腳踏車，五歲前他過著如皇孫般的貴族生活，只是生活從來不是順理成

[右頁上圖]
霧峰林宅宮保第的第二進建築正面。(王孝嫻攝)

[右頁中左圖]
第二進正身正立面中軸線上「春秋又八千」的壽匾，為書法家楊草仙在林朝棟妻子八十一歲生日時所寫。(王孝嫻攝)

[右頁中右圖]
宮保第在1964年貯藏室內尚保存著輕便的竹轎子。(梁瑞超攝，藝術家出版社提供)

[右頁下圖]
霧峰林宅宮保第的第五進建築窗雕上刻字「詩禮傳家」。(王孝嫻攝)





【左上圖】霧峰林家宮保第正門的窗花，上頭雕刻了五隻蝙蝠，有「五福臨門」之意。（王孝嫻攝）

【右上圖】進入大花廳後越過兩道門，一道是方形門，一道是圓形門，所謂無方圓不成規矩，踏入之後需嚴守規矩。（王孝嫻攝）

【左下圖】林壽宇晚年攝於霧峰宮保第。

【右下圖】大花廳正門上方的樑柱雕刻精工細琢，栩栩如生。（王孝嫻攝）

【右頁上圖】霧峰林家宮保第下厝大花廳裡有全臺唯一的福州戲臺。（王孝嫻攝）

【右頁下圖】由上等檜木興建的福州式戲臺。（王孝嫻攝）





少年時代北上求學的林壽宇。

章，一到六歲，他的生命轉了彎，留下一個蒼涼句號。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父親，對第一個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視，他既要兒子生得好、長得好、也要學得好，那一年他被送往臺北，就讀臺北旭小學校（今臺北市東門國民小學）。

孤獨求學，旭小學、建國中學

一個六歲的臺籍子弟，小小的年紀寄宿在日本官宦家庭，頓時由昔日不可一世的富少爺跌入人間地獄。他的「族裔標籤」無可避免地引來臺灣被殖民的受傷者際遇。生命的因緣際會是一種命定，而幼小的林壽宇能否從宿命走出殖民地的傷痕？他在寄宿家庭不但要為日本小孩削鉛筆、陪他讀書、也要表演武打動作，供他人戲耍，他可以忍氣吞聲任他人頤指氣使，落居邊緣的他，在受盡霸凌之後，唯一讓他揚眉吐氣的是，在功課上非爭得第一名不可。因為他知道他不能輸，他一輸便全盤皆輸。

他每每利用夜裡廁所微亮的燈光苦讀，寄人籬下的求學生涯，反而鍛鍊他堅忍的心志。經過這所貴族學校六年的嚴格訓練，在強勢殖民權力的影響下，日本軍國主義絕不妥協，視死如歸的精神與鐵血紀律，是否在他幼小的心靈烙下印記？日後在他多重的文化認同中，是否會出其不意地閃現出磷光鬼火？

【關鍵詞】

旭小學校

成立於1896年，時稱臺灣總督府國語（日語）學校附屬學校，限收日籍學童或通日語的臺灣學童，教授科目為作文、讀書、習字、算術、唱歌與體操，小學校所有科目與師資等規定，一律與日本本土尋常小學校完全相同。1922年改稱臺北旭尋常小學，1941年稱旭國民小學。1945年抗戰結束由臺北市教育局接收，1946年2月改稱臺北市東門國民小學。



林壽宇六歲時到臺北，就讀臺北旭小學校，即今日的臺北市東門國民小學。（王庭玫攝）



〔左上圖〕駕駛座位上年少受寵的林壽宇。

〔右上圖〕讀高一時的林壽宇就擁有一輛紅色跑車。

〔下圖〕愛車的林壽宇，在晚年終於擁有一部「勞斯萊斯」。

比起林壽宇的弟妹們，他們都在霧峰當地讀書，父母陪伴在旁，只有身為長兄的他必須單槍匹馬在臺北奮力一搏，長子總是被刻意栽培。有時，人生的悲苦或甜美都像一齣戲。臺灣光復後，林壽宇進入建國中學初中部，繼而就讀師大附中。十六歲的林壽宇既被刻意栽培，也被刻意寵愛，讀高一的他竟已擁有一輛紅色跑車，逸興過飛的他，早已把小學時那段受日人欺凌的不堪過往拋在腦後，他身上的貴族氣，配著那一輛價值上萬元的跑車，在臺北街頭呼嘯而過，成了最致命的吸引力，在1948年一塊上好的田也不過才值五千元而已，那輛跑車可以抵得多少良田？這位闊少爺原來有位出手闊綽收藏古董的父親，對於兒子也是一擲千金，毫不吝惜。

關鍵1949，出走臺灣赴香港

1949年對臺灣來說是關鍵性的一年，隨著國共內戰的變局，在風雨飄搖中，臺灣猶如一葉扁舟，不知泊向何方，各種政治版本，虛實交錯，史無前例地，臺灣地位搖蕩在未定之中。

這一年1月故宮文物轉運臺中糖廠，4月解放軍大舉渡過長江，占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，5月占領上海，5月20日負責臺灣省政的陳誠在臺灣頒布戒嚴令，7月國軍開始從中國大陸移陣臺灣。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12月國府遷臺，蔣中正飛抵臺灣，臺灣由引燃希望而又陷入不安局

勢，大變局中的臺灣走入白色恐怖的命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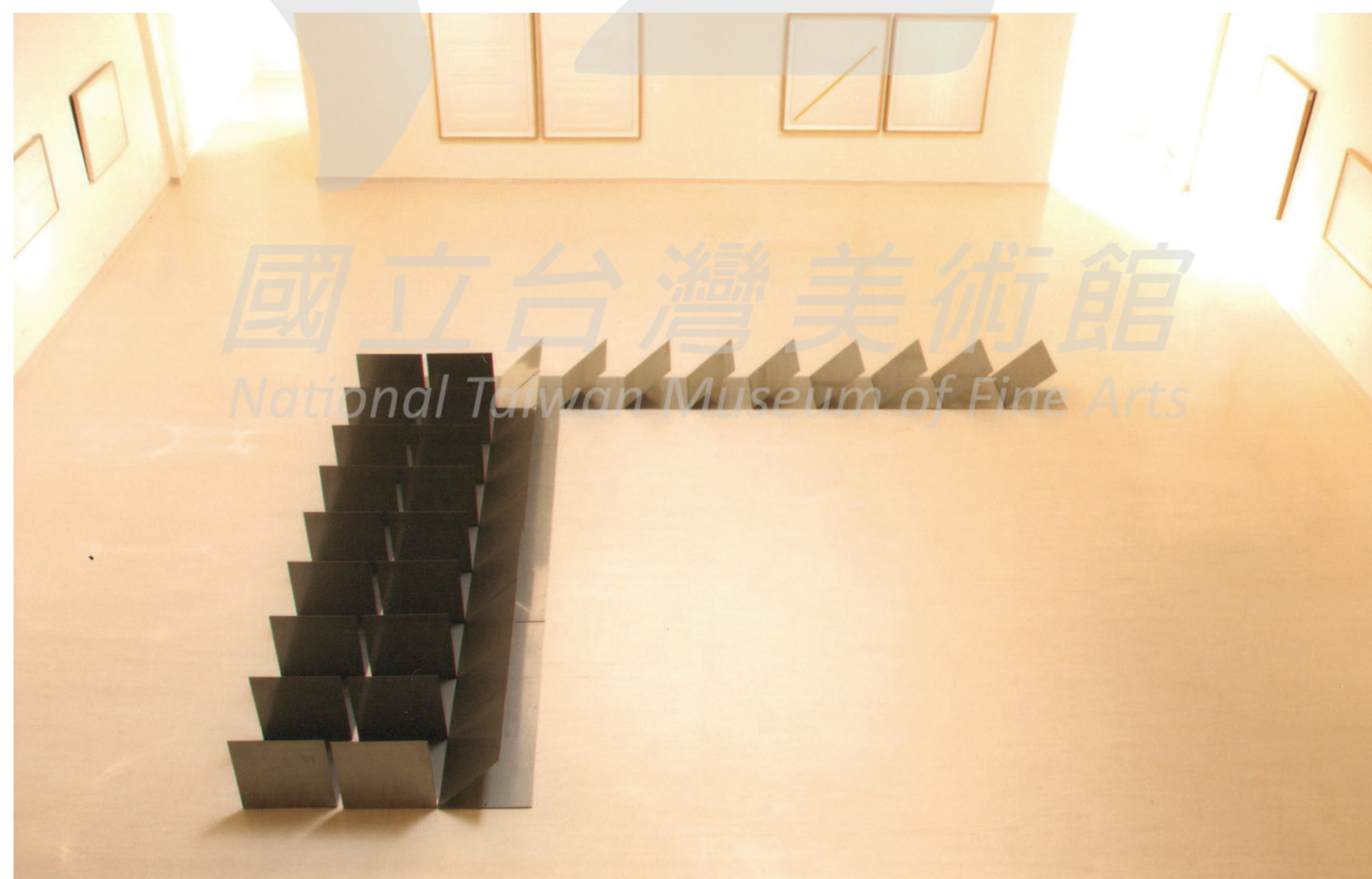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對林壽宇來說更是關鍵性的一年，這一年才十六歲的他，正讀師大附中一年級就離臺赴香港，以偷渡的方式在基隆港搭船離境。他的家族想必已感覺風聲鶴唳的肅殺之氣。林壽宇去世前一年，2010年7月當他的50年創作展還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時，《臺北時報》(Taipei Time)的記者訪問他當年他為何負笈香港，林壽宇解釋，當時並不是為了逃避政治動亂，他笑著說：「我住在香港的第一年，正巧蔣介石從上海撤退到臺灣。但那純屬巧合，我其實是去讀書的。」

純屬巧合？其實林壽宇以臺灣仕紳之後，壓抑在內心幾近一甲子苦

衷，難以言喻。那一年霧峰林家遭遇一連串無法解釋、令人泫然欲泣的災難與流離。這一年8月逮捕匪諜風聲正吃緊，18日凌晨3點林壽宇的伯父林正亨被捕，而霧峰林家的大家長在228事件後被列為「臺省漢奸」的林獻堂，8月23日還在草山晉見蔣中正總裁，僅隔一個月9月23日他趕在國府來臺之前，離臺赴日，林壽宇的表弟蔡意誠在這一年被捕，林正亨的遺孤林大為10月被帶往香港再轉赴北京，一連串父子離散，應該都不是無意義的巧合。1949年林壽宇奔赴香港，他一走，就永遠被隔離在臺灣血腥的白色恐怖之外，無沾無染，他在海外的畫卻爆發白色的強大威力，那會是他難以啟齒，壓在靈

【右頁上下圖】
「林壽宇50年創作展」會場一景。(王為河提供)

【下二圖】
林壽宇於高雄市立美術館「林壽宇50年創作展」會場布展情形。(王為河提供)



魂深處的白色戳記的能量迸放嗎？

香港之行是他生命的轉捩點，三年後他即將從香港投入一場永遠新奇、永遠未知，又活色生香的生命盛宴。

1952年林壽宇在香港拔萃書院完成高中教育，赴英國倫敦，就讀米爾菲爾德學校，林壽宇為何選擇英國而不選美國呢？他說：「在香港高中畢業後，因為我沒有護照，只有香港身分證，可以去的只有英國，這是我為什麼沒有到美國，而到歐洲的原因。」林壽宇的家人都希望他去美國留學，可是當初他連香港的簽證都沒有，是在澳門港口以兩百元美金為紅包送給海關人員才得以入境，由澳門再轉進香港。

落魄貴族，倫敦學建築美術

1954年，林壽宇就讀倫敦綜合工藝學院，是英國第一所針對勞工階級提供成人教育的機構。1992年改名西敏大學，他讀建築系，晚上又進修繪畫和工藝。

一個奇妙的機緣，就在林壽宇二十一歲那年與一位十九歲的法國少女相遇了，兩人同在異鄉為異客，恰如兩個漫遊的靈魂因發現對方而無限驚喜。從小總是獨自生活的林壽宇，十分渴望擁有一位親密伴侶，當愛情凌駕一切時，他一時沒有察覺，他的一切都是父親苦心孤詣的精心打造，讓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在海外逍遙留學。當兩位都還在讀書的學生，決定攜手共度一生時，他父親的期待被粉碎成空，他萬萬沒想到兒子生涯規劃的第一步竟是結婚；他的父親一定十分震怒，索性停止了全部的金援，在他大二那年。

即使父親使出了殺手鐮，卻無法拆散這對遠在異國的新人，惹惱了父親的林壽宇，卻與他風度翩翩有著諾曼第家族藝術氣息的學者岳父，談詩論藝，深諳建築的他，對諾曼第的貴族式城堡或哥德式教堂，十分傾心。

頓時失去金援的林壽宇，不再是光鮮亮麗的富家少爺。為了窘迫的

生活，林壽宇不得不賣掉祖母送給他的一粒13克拉的鑽戒當學費，同時課後在餐廳端盤子，為人洗馬廄，當小工。妻子也到處打工，兩人好似由神仙伴侶墜入凡塵，嘗盡世間酸甜，而孩子又很爭氣地接二連三地誕生，總是挑在父母最措手不及的尷尬年代，他們的路愈走愈顛簸。

兩人在生命如玫瑰般綻放時，只體驗了剎那般青春烈火的激情，便早早當了父母。他們本該你儂我儂陶醉在新婚燕爾的甜蜜中，生活卻已成了一灘泥濘。當他們被現實壓得喘不過氣時，兩人成天抱怨又相互安慰，彼此的心田無形中留下一道裂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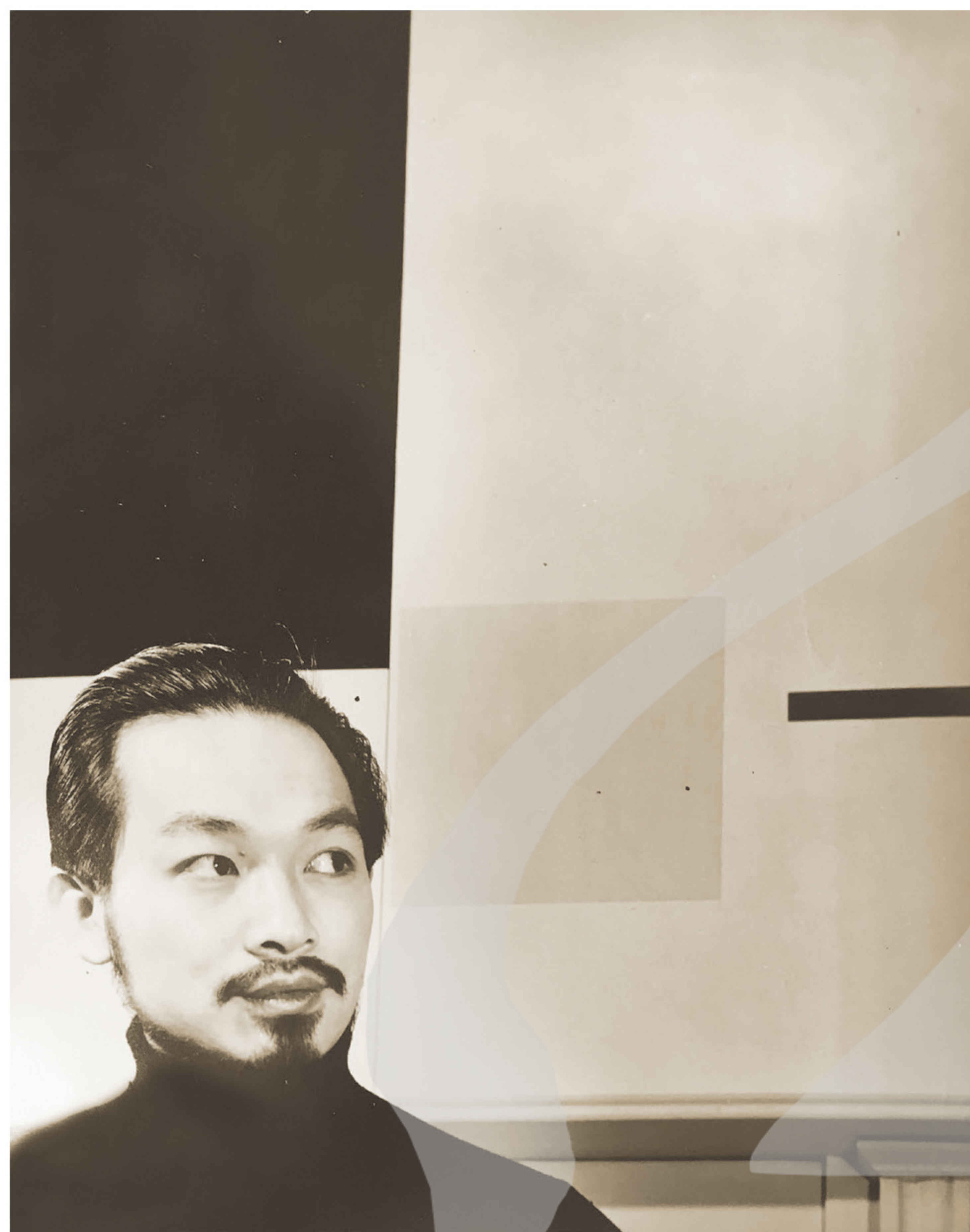
林壽宇就讀倫敦西敏大學，原為倫敦綜合工藝學院。

以畫為生，個展前妻離子散

林壽宇原是一位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富家子，從來不知窮為何物，如今情境弄人，為了養家他打工了一年多，著實辛苦萬分。他心想：「我既然學畫，何不靠畫畫維生」，當念頭一轉，他開始拾起畫筆塗塗抹抹，才華稟賦總藏在剃刀邊緣的峰迴路轉。

1958年林壽宇自建築系畢業，前程似錦，卻一時領不到工作證，年輕的妻子雖然在一家公司當祕書，但他作畫需要顏料、工具、畫布，生活仍是拮据。在這霧茫茫的倫敦，二十六歲的林壽宇以畫畫為業，他才甫出校門，又是東方人，更沒有人認識他，要當專職畫家像是一則天方夜譚。上蒼讓他跌落生命的幽谷，關鍵就在熱情與否，即使是為了謀生，他對畫畫的滿腔熱情並沒有因柴米油鹽、奶瓶尿布而逐漸流失。生命的橫逆，反而茁壯了他面對現實的挑戰。

現實的煎熬壯大了他的勇氣。他，一個富甲一方的霧峰林家子弟，



年輕英俊的林壽宇，眉宇之間充滿貴氣。

在異國街頭沿著畫廊一家一家地推薦自己的作品。幾乎每家畫廊的負責人，一看到這位東方面孔的年輕創作者的畫，都不約而同地說：「我們畫廊的畫家已經滿了，你到別家看看吧！」即使遭到婉拒，他身上仍散發著宦宦仕紳傲骨不馴的貴氣，只是心裡不免藏著一股離鄉背井之苦的鬱結。走到最後一家，林壽宇已瀕臨放棄，正黯然神傷時，忽然聽得畫廊負責人說願意讓他的作品留下來賣賣看，萬念俱灰的他，忽逢一線曙光，他喜出望外，手舞足蹈地走出畫廊。

更不可思議的是，他的畫第二天就以75英鎊賣出，他得到50英鎊的畫酬，生平賣出第一張畫讓他興奮得無法忘懷，也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，這

家畫廊是世界知名的金貝爾·斐斯畫廊（Gimpel Fils Gallery），祖孫三代都是很有鑑賞眼光的畫家經紀人。林壽宇的出現，畫廊像是發現了一顆新星，並預計以一年時間為這位來自東方的年輕畫家推出個展。

然而就在1959年3月，林壽宇將推出首次個展的關鍵時刻的前幾個月，他面臨婚姻的最大危機，他與法籍的妻子兩人協議離婚，他們曾電光火石地交會，卻又流星般地分離。林壽宇為這段兩人無法共歷悲歡，僅維持了四年的婚姻，深深嘆息，覺得當時他們都太年輕，年輕到不懂得互相尊重。而他的經濟能力又不足以讓他同時擁有婚姻與藝術，當理想與現實扞格時，他終於寧選他摯愛的藝術而捨下婚姻。當他的藝術正要起步，他的婚姻卻觸礁，妻離子散，輸贏都是遍體鱗傷。

本來就放恣任性的林壽宇，更任性地放手一搏，他不能賠了夫人

又折兵，離異後他獨自搬到倫敦市中心一間連廚房都沒有，又窄又小的公寓，畫累了便蹲在地上用一個小電爐煮飯，他陷入極為難堪的處境，為了度過難關而賣掉兩隻名錶、三百張珍版唱片，白天打工晚上拼命作畫，為他的第一次個展做最後的衝刺。

現在他的肩頭重擔只剩藝術，家已破，兩個稚小的兒子被帶往南法妻子娘家，他的人生已沒有太多選擇，甚至毫無選擇。愈來愈重的擔子逼他走上臨界點，他在英國沒有建築師執照，唯有畫畫一途。他的人生又像一條礦脈，正等著他親手開採，而礦脈裡蘊藏著金礦嗎？

1959年林壽宇首次個展時，一張他兩手相交胸前、眼神篤定，挺立畫前的肖像照英氣逼人。然而才二十七歲的他，眉宇間似藏著太多的悲苦，無法為外人道，他已一無所有，有的僅是這一室的畫。



1959年，林壽宇舉行首次個展，攝於倫敦金貝爾·斐斯畫廊。